

詩幻留形：《鯉魚門的霧》的劇場改編

《文匯報》

02.11.2010

撰文：陳智德

暑假時應浪人劇場譚孔文的邀請，擔任改編自舒巷城小說的劇作《鯉魚門的霧》的文學顧問，該劇十月初在葵青劇場完成上演，其間的合作過程是愉快的，譚孔文了解也尊重文學，作為劇作家，他也不囿於「忠於原著」的想法，劇作《鯉魚門的霧》珍貴之處，正在於他並不單純搬演小說的情節故事，而是注入更多個人想像，以他對舒巷城文學思想的理解，演繹文本同時也回應時代，創造更具文學性和人文關懷的劇場。

我接觸譚孔文劇作始自二〇〇六年在藝穗會的《0925》，那時還未認識他，但被那歌德式的暗黑劇場和對生命的真情檢視觸動，就此記住了譚孔文的名字。二〇〇七年看了他改編自董啟章小說《體育時期》的《體育時期青春·歌·劇 P. E. Period》，二〇〇八年在香港公共圖書館舉辦的香港文學節中，再看到他改編舒巷城的《鯉魚門的霧》，當時是半小時的短劇，在中央圖書館展覽廳的臨時舞台演出，因為欣賞他的劇，演出後我主動上前找譚孔文攀談了幾句，留下名片，不意事隔兩年，他有意把那次演出擴展為更完整的劇，找我擔任文學顧問。

暑假時初步談過，我建議他除了小說《鯉魚門的霧》，也參考舒巷城的其他小說和詩作，特別是《太陽下山了》和《再來的時候》，因為那些感覺和意念都是相通的。譚孔文最終據《鯉魚門的霧》、《太陽下山了》和《再來的時候》創作了他的劇本，除了主人公梁大貴，也加入了譚孔文參考舒巷城作品所創造出來的角色石狗公，特別以「銀光」延展舒巷城作品在「寫實」以外的抽象意念，肯定「虛幻」的真實性，成就了劇場上的藝術高度。